

昂梯菲尔奇遇记

凡尔纳

目录

第一部

第 1 章

第 2 章

第 3 章

第 4 章

第 5 章

第 6 章

第 7 章

第 8 章

第 9 章

第 10 章

第 11 章

第 12 章

第 13 章

第 14 章

第 15 章

第 16 章

第二部

第 1 章

第 2 章

第 3 章

第 4 章

第 5 章

第 6 章

第 7 章

第 8 章

第 9 章

第 10 章

第 11 章

第 12 章

第 13 章

第 14 章

第 15 章

第 16 章

第一部

第一章

一位无名船长为搜寻一座无名小岛，正驾着无标名的航船，行驶在不知晓的海洋上。

1831年9月9日，清晨6时许，船长离舱登上了尾船甲板。

东方欲晓，准确地说，圆盘般的太阳正缓缓地探头欲出，但尚未冲出地平线。长长地发散铺开的光束爱抚地拍打着海面，在晨风的吹拂下，大海上荡起了轮轮涟漪。

经过一个宁静的夜，迎来的白天将会是一个大好的艳阳天，这是末伏后的九月难得的天气。

船长用右眼校准隙望远镜，转身向四周盼望，水天苍茫浑然一色。

他放下望远镜，走到一个长满胡须的操舵手身边，这是一位老者，眨着眼睛，目光炯炯有神。

“你是什么时候值班的？”船长问道。

“4点，船长。”

两人用一种谁也听不懂的语言交谈着。这语言无论是欧洲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、还是德国人及其他国家的人都会感到莫名其妙，除非他常去地中海东岸的各商港，这或许就是一种介于土耳其语和叙利亚语之间的混杂语。

“有新情况吗？”

“没有，船长。”

“从早到现在，一直都未看见船吗？”

“只有一只，三桅杆的大船。在风大时靠向我们，借风势我很快甩掉它了。”

“很好！干得不错，现在怎么样？……”

船长全神贯注地环顾了四周。随后他大声喊着：“准备转舵！”

船员们都行动起来，前帆下的绳索随舵杆的下压

而张紧了，同时扯起了后桅帆，便开始随风往西北方向驶去。

这艘用商船改造的游船，约 400 吨位，双桅杆，一名船长，一名水手长率 15 名水手：身强力壮，很像东欧海军的装束。他们身着短衫，元檐帽、肥裤、长靴。

这帆船无论是船的前防板外部还是船尾外甲板上均未标名，也未挂旗。为避免与其它船只致敬或答礼，因此，只要盼望哨一发出“有船”的信息，它就得转舵改道。

难道这是一艘海盗船？当时在这一带水域还能碰到海盗船。它是害怕被追捕！不，船上找不到武器装备，若是冒险行盗的船不可能只有这么几个水手。

或许是只走私船，警觉的海关检查人员来检查，翻箱倒柜地搜寻，也决不会发现有一件走私货。说实话，这船没有带任何货物。货舱存放的是够几年食佣的粮食；以及白酒、葡萄酒等饮料。在尾楼舱下，有 3 只扎铁箍的木桶……，可见，这些均可用来压舱，是很绝妙的金属压舱物，它可使航船满帆前进。

也许人们会想，那 3 只木桶是否装了火药或是其它爆炸品！

也不会，因为他们走进装桶的舱里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。

对于该航船的目的地，15 个月来进进退退，遇船改道的原因，对它有这段时间，这片海域时而扬帆前进，时而缓缓行驶，忽而穿行内海，忽而远航漫无边际的大洋的情况，每一个水手都无可奉告。在本次无法解释的航行中也曾发现过几块陆地，船长尽快回避了，还曾看到过几个岛屿，他也急忙转舵离开，如果从船长的航行日志上查询，更会觉得离奇古怪。因为这既不能用风向，也不能用天气的变化来加以说明。这是 46 岁，头发竖起的船长和一个神色高傲的人之间的秘密。此刻，那个神色高傲的人出现在瞭望台上。

“有新情况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没有，阁下！……”船长回答。

他耸了耸肩，不屑一顾地结束了这次只有三四个词的谈话。随后这个刚才被船长尊称为阁下的人沿瞭望台

的扶梯回到房中。他躺在沙发上，纹丝不动。似乎已酣睡，但并未睡觉。或许，他正在为一个难题而困惑。

这个人大约 50 多岁，身材高大，结实的脑袋上满是浓密的花发。满脸的胡须从嘴到胸连成一片，黑色的眼睛里闪动着炯炯有神的目光。他神志傲慢，但显然满脸愁容，简直可以说：沮丧失望。他庄严的神态表明他出身高贵，可从他那穿戴却看不出来。他身披一件棕色的阿拉伯式的大衣：袖镶花边，饰以五颜六色的流苏，头戴黑橡球顶的绿色便帽。

两小时过去了，一个年轻的侍者送来午餐，摆放在一张小桌上，小桌固定在地板上，地板上铺着厚厚的、绣有绚丽多彩花纹的地毯。

除了用两只精雕细刻的小银杯子装着的又香又热的咖啡之外，他对精心烹饪的菜肴都不以为然，然后，又在他那嘴唇和雪白的牙齿之间叨夹起琥珀烟嘴，那放在他面前的水烟筒发出一缕缕缭绕的烟雾，在叙利亚烟草的馨香中，他又进入梦想之中。

上午过去了，双桅杆帆船在海浪中轻轻地摆动着轮

舵，在海面上继续它捉摸不定的航行。

快4点时，阁下站了起来，踱了几步，停在迎风半开的船窗前，向海面尽头处观望。然后，在一块用地毯掩盖的活动地板处停下，这块地板无论脚踏那个角均可打开，露出通向下边底舱的开口。

在底舱里，并排放着那3只前面提到的木桶，这个人向那块活动地板俯下身子，停了一会儿，似乎看到木桶又使他进入了遐想。他直起身来，低声说：“不！不能再犹豫了，再找不到一个无名的小岛，把它们悄悄地埋藏起来，我宁愿把它们抛入大海。”

他重新关上地板，铺好地毯，沿扶梯上了尾楼板。

。

下午五点了，天气看来无任何变化。几朵淡红色的云彩随风飘动，左帆上部略有倾斜，船后尾拖着一条白练，宛如绮罗纱巾，它和调皮、任性的波浪融为一体。

阁下用目光慢慢地扫视着海平面，蔚蓝的大海衬托着弧形的天际。他站在那里可以看见十几海里以外的一

块不高的陆地，但看不到别的轮廓在水天相交处突起。

此时，船长向他走去，两人还是重复那两句老话：

“有新情况吗？”

“没有，阁下。”

他沉默了几分钟，然后在船后艙的一条长板凳上坐下。船长在风中踱来踱去，举着望远镜的手还颤抖着。

“船长，……”他再次观察一下附近的水域，然后对船长说。

“阁下，您需要什么？”

“我要准确地知道我们在哪里。”

船长取来海图，把它铺在船壁的板桌上。

“在这里。”他用铅笔在一条经线和纬线交叉处，指点着回答道。

“离东边的这个海岛有多远？……”

“22 海里。”

“离这块陆地呢？”

“约 26 海里”

“船上没有人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吧？”

“除了您和我，没有人知道，阁下！”

“就连我们在什么海上航行都不知道？”

“连最优秀的水手也说不出，因为我们早就甩掉了各式各样的船。”

“啊！我们运气真糟，为什么我竟碰不到一个航海者们找不到的岛屿，那怕是一个小小的，一块只有我才知道的礁石？我要把我的财宝埋藏在小岛上。等时机成熟时，几天的航行就可以到达把它取出来……但愿这天能够到来！”

说完后他又沉默不语，走到船前防板旁探身向外望去。深深的海水，碧透晶莹，一眼可望穿 80 多英尺。

①看着，他突然转身喊道：“好吧！我要把我的财宝交给这个深渊。”

①1 英尺相当于 305 毫米

“它将永远不再会还给您了，阁下！”

“哼！我宁可沉掉它们，也不将它落入敌人、庸人的手中。”

“那您就请便吧！”

“好！天黑前，我们如果还不能发现那样的小岛，就立即把木桶全沉掉！”

“遵命！”船长边回答边指挥转向行驶。

阁下回到后尾舱中，抱肘倚壁又陷入习惯的蒙眬的梦幻之中。

太阳快落山了，9月9日这离秋分还有半个月的日期，太阳的圆盘将在略偏西几度消失，恰好落在引起船长适才注视的那个方位。那么难道没有和大陆、岛屿相连的海峡？在这个半径为15至20海里的范围内，这是航海者十分熟悉，商船经常出没的地方，地图没有标出任何陆地，看来这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。或许有一块孤零零的岩石，一块离海平面只有几米高的礁石，也可为那位阁下埋藏财宝，难为他费尽心机找到现在……

。

如果有小岛，那周围一定会有沙滩环抱，没有对岸的激浪和浪花，它决不会从船上水手眼中漏掉。然而在海图上谁也看不到任何小岛和礁石。尽管如此，船长仍然不放过四周海面。

那望远镜瞄得不能再准了，还是未见任何影子。他想：“这简直是幻想！”

确实，在望远镜看到的范围内，没有任何哪怕是最模糊的轮廓。

此刻已6时许，太阳开始落入地平线，以前伊比利亚人的说法，当接触到海面时，发出了吹哨子的响声。日落和日出时一样，当它落到地平线以下，反光使人们仍然可以见到它，那斜撒在海面上的缕缕光束，从西向东延展开来，犹如一条长长的直径映着波光粼粼的海水，好似灯火阑珊，在秋风中抖动着。当太阳的圆盘上缘与水面相切时，红光骤然消逝，发出了绿色的光霭。船体处于昏暗之中，而那高扬的白帆还被最后的余晖染成了紫红色。

夜幕降临了，忽然前面有人喊道。

“嘿！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船长问道。

“在前方有块陆地！”

“陆地！难道就是船长在前几分钟，在那个方位上看到的似有若无的轮廓？……这么说他没有搞错。”

听到瞭望哨的喊声，所有值班的水手都奔向前甲板，往西瞭望。船长身挎望远镜，手抓住大桅杆的缆绳，敏捷地爬上桅杆，骑在顶桅下角索的横档上，举起望远镜，搜索着所指的方向。

瞭望哨没有看错。果真在六七海里以外，有一个小岛在五彩缤纷的苍穹下露出了黑色的轮廓。它又像一块礁石，距海平面很近，被含硫的水蒸汽笼罩着。50年后，或许水手会以为它是一艘巨轮正在横渡大洋，但在1831年，人们不可能想到有如此巨大的航船。

况且，还等不得船长思考，那小岛就立即被夜雾淹没了。那也无妨，反正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小岛是毫无疑问的。

船长立即走进船舱，那位阁下，从梦幻中惊醒，

他让船长靠近些，还是问那个老问题：

“怎么样！”

“是的，阁下。”

“看到陆地了？”

“起码是一个小岛。”

“有多远？”

“往西 6 海里左右。”

“海图上没有任何标志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肯定没错？”

“绝对没错！”

“这是一个无名的小岛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这可能吗？”

“是的。阁下，或许是刚刚形成的。”

“刚刚形成的？”

“我是这样推测的，它看来被火山的蒸气包裹着。这一带是火山活动区，常常有小岛露出。”

“但愿你说得对，船长！这块突然升起的陆地，我是多么需要它！它不会属于任何人……”

“或者至少它只属于第一个占有者，阁下。”

“那就是我！”

“是的……是您。”

“直奔小岛！”

“直奔！还是小心一点！”船长答道：“如果有些礁石延伸得太大，我们的船就会碰得粉碎，我想还是等天亮看清位置后再靠岸。”

“我们等着……同时向它靠近……”

“遵命！”

这才是优秀的水手之见，船决不能冒然行驶，特别当靠近一块新陆地时，要边采深浅边前进，夜间行船更要谨慎才是。

阁下又回到他的舱房，即使他睡着了，见习水手也在天刚破晓时也不必唤醒他：太阳升起之前他会准时来到船尾楼板上。

船长自己不离开甲板，也不让水手长来值班到天亮
